

九福婆拄着菜籃,從菜市場回來了。從來是女兒趕早去買菜,九福婆在家燒弄。今天例外,她攔下女兒,執意要去。

今天,農曆正月二十一,是九福婆丈夫九周年祭日。按舊俗,須備些供品,向亡靈祭祀,以求神明保佑,在陰府安生。

菜籃里所裝,便是供品。兩副香,一疊紙錢,一袋“傻子瓜子”,五個福桔,一包精裝特級茉莉花茶。但這幾樣東西,九福婆不太稱心。香是衛生香,細直直的一段,看了不如粗香爽眼,好在以檀香冠名,地道一級品,將就了。一疊紙錢,錢貴不說,卻是草紙制的,上面戳了幾彎月牙道,非常粗糙。但是,塗金抹銀的紙錢沒地方買,就是這疊粗製品,還是在前樓一位老依姆的指引下,摸到一條無名深巷里的一戶人家里才買到的,也湊合。“傻子瓜子”,雖領導中國瓜子新潮流,終不及葵花子,雅淡悠香,無奈市上斷貨,只好以此代彼。唯有這五個福桔,果大,色紅,皮薄,最叫九福婆稱心。這是個體攤上的貨,賣主叫價很高,她毫不猶豫,掏錢就買。丈夫生前患氣管炎,一犯病,剝幾瓣桔片,放杯里開水浸一浸,乘溫一咬,化痰止咳。丈夫最喜歡吃福桔。

這些供品,全塞在菜籃底處,上面蓋了張舊報紙,鋪滿了豆芽菜,不露痕迹。往年在鄉下,每到祭日,在廳堂設下神龕,擺滿供品,上香點蠟,請幾位蓄髮和尚,敲敲木魚念念經,超度一番,是堂堂正正的事。但在城里不同,一派文明,而且女婿又是機關里的局長,九福婆覺得,萬不能給局長臉上抹黑。所以,今日所做,須悄悄進行,不可告人。九福婆一手挎着菜籃,一手按着樓梯扶手,幾步一歇,爬上樓去。才走到一半,樓上已飛下六歲的外孫小歲。他睜着眼睛,抓住菜籃,伸手就翻。

“哎哎,不動。”九福婆按住外孫的手,眼睛向四周一掃,俯身說:“小歲乖,回家去看啊。”

回到家里,關上門,九福婆這才放下菜籃,由着外孫翻找。

“噢,噢,一點點好吃的都沒有……啊,啊呀……桔子!”小歲眼睛一亮,抓起一個福桔,伸到鼻子前,使勁一聞,便要剝皮。

九福婆一把奪下外孫手中的福桔:“這是給外公吃的。”

“外公外公,外公早死了。”小歲鼓着腮幫說。

“亂講!”九福婆厲聲一喝。丈夫永遠活在她的心中。

“啊——”小歲閉起眼睛,張嘴干嚎。

“噢——,先供給外公‘吃’,然後小歲再吃。”九福婆哄道。

“外公能吃嗎?”小歲睜開眼睛問。

“嘖,真不懂事,做個意思的。”

“意思,外公又不是小孩了,像小歲那么小。”

“走,走……”九福婆揮揮手。

“我要吃桔子!”小歲不動,堅決要求。

九福婆無奈,嘆了一口氣,抓起瓜子袋,咬破袋口,倒出一小把瓜子,遞給外孫。

祝賀冰凌先生從事幽默小說創作 50 周年(1972 年——2022 年)經典回顧系列:

“供 品”

小歲捏緊拳頭,盯着福桔。
“先嗑瓜子,瓜子脆,香。”九福婆扳開外孫的手掌,倒下瓜子。

小歲捏緊瓜子,又伸出另一只手。
九福婆捂住瓜子袋:“不行,嗑多了上火。”
“我不。”小歲手掌伸到外婆面前。
九福婆搖搖頭,又抓了一小把瓜子給外孫。
小歲這才能休。他一邊嚼着瓜子,一邊抓過舊報紙,從抽屜里摸出一支鉛筆,滿紙畫着桔子。

九福婆趁這時候,忙將供品抱進自己的房間。她關上門,插上鐵鎖,又拉上窗簾,以防對面樓人家望見。她點上幾炷香,抓在手中,在房間四處散發,驅驅晦氣。然後,她整理出小方桌,桌紋順門,挪到靠牆處,鋪上淡色素花塑料布,又從牆上取下丈夫的遺像,正正地靠牆放着。接着,她在遺像前擺下兩個小瓷碟,一碟倒滿瓜子,一碟擺放福桔,又泡了杯濃淡適宜的茉莉花茶,放在兩碟之間。最後,她用一個薄瓷小白碗,舀了大半碗米,抹抹平,擺在茶杯前,劃火點燃三炷香,小心地插進米中。頓時,香煙裊裊而起,檀香瀰漫。

這時,九福婆端過一個臉盆,放在桌前地上,準備燒紙錢。突然,她想到靈牌未制,忙開門到廚房,抓起一個地瓜,用水洗淨,削去皮,切成兩半。她翻過半個地瓜,倒扣在桌面上,又削尖兩根竹筷,插進瓜里,再到女兒房間,尋來一張紅紙,按樣裁開,糊成信封狀,套入兩根竹筷上。然後,她取下紅紙袋,招來正在畫桔的外孫:“小歲啊,過來幫外婆寫幾個字。”

小歲近來學會寫不少字,正愁學而無用,一見外婆有求于他,立刻跑來:“寫什麼字?”
九福婆想了想,說:“寫……外公靈位。”
“外公靈位?”小歲提提褲子,捏緊鉛筆,用盡渾身力氣,對着紅紙,念一字,寫一字:“外、公、靈……靈……靈……嚙——哎呀,這個字……”他不會寫,便空了一格,寫了“位”字。



引燃,投入臉盆里。

“外婆,這一張,是多少錢?”小歲問。

“十塊錢。”

“那給外公寄多少錢?”

“三百塊。”

“啣!”小歲驚得睜圓眼睛,心想:“錢都燒成灰了,外公收到了還怎么用?……就算能用好不好,這么多錢,三百啊!外公一個人能用得完嗎?”他感到不平,不平則鳴:“外公一下子就給三百塊,給我一個月才兩毛錢。”

“外公要用一年啊,買米買菜,又要喝茶吃水果,衣服臟了,還要花錢請人洗呢。”說完,九福婆在臉盆前攤開報紙,擱上枕頭,按按平:“小歲,給外公磕三個頭。”

小歲想起鄉下小姨結婚拜天地的情景,覺得有趣,極想照樣跪拜一次。於是,他兩腿一曲,雙掌按地,悶頭就磕。磕了三下,似乎不過癮,又磕了三下。仍有餘興,還要再磕,被外婆制止了。

小歲這才戀戀地直起身,用手一抹額頭。這

祝賀冰凌先生從事幽默小說創作 50 周年(1972 年——2022 年)經典回顧系列:

“名 酒”

冰 凌 作于 1983 年 11 月 19 日

上桌。菜非常豐盛,擺滿一桌。一切就緒,小爽珊珊便請父親上桌。

老爽滿臉喜色,抱着孫子就坐:“哎呀,搞這么多菜啊!”

斤斤坐在爺爺的腿上,瞪着眼睛,手指數着菜:“……荔枝肉,鷄,炒魚片,魚丸,大蝦,我最愛吃大蝦。”語音未落,他伸手就抓。

小爽拍了一下兒子的小手:“讓爺爺先吃。”說完,他走到櫥前,拉開玻璃,取出兩個酒杯,往父親面前擺一個,又往自己面前擺一個。

老爽捏着酒杯,往櫥櫃瞟了一眼,懷着深切的期待。

小爽向廚房走去,一會兒,他拿着一個沒有背帶的行軍壺走來,拔起壺蓋,往父親杯里倒滿酒:“爸爸,您品品,地道‘四特’,別看是散裝,還是託人走門路買的。”說着,他也往自己杯里倒滿酒。

老爽臉色驟然陰沉。他慢慢舉起酒杯,悶頭呷了一口酒。

“怎麼樣?爸爸。”小爽問。“嗯……”老爽含含糊糊答道。

珊珊端上最後一碗鷄湯,也入席就坐。她抓起筷子,給公公夾菜。接着,小爽給父親夾菜。接着,斤斤給爺爺夾菜。

老爽碗里的菜層層疊疊,危如累卵,他揮揮筷子:“好,謝謝了。”說完,他悶頭喝了一大口酒。小爽珊珊感到異常,看了父親一眼,兩人又對看了一眼,有點莫名其妙。

小爽問:“爸爸現在還常喝酒吧?”
“常,不常,回去後不喝了。我老了,喝酒的歲月過去了。”老爽說。

小爽說:“不喝也沒必要。爸爸以後買些好酒喝,少喝點,每天喝它這么一杯,對身體還是有好處的。”

“好,好,好!”老爽昂頭喝干了一杯酒。

小爽珊珊又對看了一眼,真莫名其妙了。

小爽給父親倒滿酒,小心翼翼地問:“爸爸,

菜燒得不對胃口吧?”
“對,對胃口。”老爽答。
“那爸爸多吃菜。”小爽說。

老爽抬頭盯了兒子一眼,抓筷夾起一塊荔枝肉,抖抖地塞進嘴里,嚼了好一陣,卻嚥不下去。

整個過程,老爽喝酒多于吃菜。他悶着頭,大口大口地喝酒,喝得滿臉鐵

青,老筋暴突,兩眼散着迷糊的光。最後,他昂頭喝干了杯中酒,把酒杯往桌上一擱,站起身說:“你們吃吧。”

小爽說:“爸爸還沒吃飯呢?”

老爽說:“飽啦,我已經……飽啦。”說完,他走進里屋,往藤椅上一坐,一動不動。

珊珊扭頭問丈夫:“爸爸今天怎么啦?”

小爽搖搖頭,他起身倒了一杯茶,走進里屋,遞給父親:“爸爸不舒服?”

“舒服,很舒服。”老爽連頭都沒抬。

小爽回到桌前,問妻子:“你今天跟爸爸講過什麼話沒有?”

珊珊搖搖頭:“沒啊,我一直在你身邊忙啊。”

小爽扭頭問兒子:“你有沒有惹爺爺生氣?”

斤斤驚恐地望着父親:“沒,沒有。”

“沒有?不說我揍你。說!”

斤斤覺得委屈,眼淚滾下來。珊珊一把抱過兒子,責問丈夫:“你搞什麼‘逼供信’啊?你

一抹不要緊,視線所及,恰是疊起的五個福桔。他盯了一陣,魂靈便被福桔所勾引。

九福婆哄走外孫,然後默默地望着丈夫遺像,憶起丈夫生前待她的好處來,不禁老淚簌簌。她撩起衣角,朝眼窩里按了按,便嘮嘮叨叨地向丈夫傾訴着家里的情况,城里鄉下,兒輩孫輩,大事小事,不漏絲毫一一告之,以免丈夫挂念。然後,她又交代衣食住行等等注意事項,一遍又一遍,不厭其煩。最後,她指着桌上的供品說:“都是些你喜歡吃的,你慢慢‘吃’吧。”

九福婆恍恍惚惚,仿佛看見丈夫端坐在供桌前,剝桔,品茶,嗑瓜子……便寬心走出房間,拉上門,由着丈夫盡情“享受”。

一如往日,九福婆在廚房淘米擇菜,忙弄家務。照例,小歲在客廳陽臺玩耍。

一陣過後,小歲不見了。

“小歲!小歲!”九福婆叫了兩聲,沒有應聲。她想出去尋找,煤爐上悶着乾飯,不能脫身。正猶豫着,隱約聽見自己房間里,有斷斷續續的聲響。她以為外孫在房間里,又叫了一聲:“小歲!”沒人答應。她猛然覺覺起來,便咳了一聲,邁着蹣步走上前去,打開房門,掃了一眼,房間里空無人影。她心里頓生疑竇:“難道老頭子……”她望着丈夫遺像,香煙瀰漫,丈夫如置身雲霧間,飄移不定,大有呼之欲出之感。霎時,她的心口“嘖,嘖,嘖”激跳起來,不敢久留,疑疑地走出房間,掩上門。

過了一陣,小歲出現了。

“你到哪里去啦?”九福婆問。

“我、我到那邊去玩,那邊樓……”小歲指了指樓外說。

“你有沒有到外婆房間去?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天……”九福婆心里發慌,忙用手按住心口。

小歲雙手插在褲袋里,在客廳里踱着。突然,他在外婆房間門口站住,側耳聽了聽,驚叫道:“外婆,房間里有聲音,好像有人吃東西。”

“啊?!”九福婆一驚,急步走來,手掌豎在耳朵邊,屏氣聽着。

小歲說:“啊呀,又沒有了。”

九福婆手腳發抖,輕輕推開門。小歲伸臂直指供桌,大叫:“外婆,桔子少了三個。”

“噢!”九福婆叫了一聲,手不停地拍着心口。

“一定是外公吃的。”小歲強調。

“菩薩保佑,菩薩保佑……”九福婆一邊禱告,一邊拉着外孫,慢慢走進房間。

突然,小歲掙脫外婆的手,指着床底,叫道:“啊呀!看!外公還把桔子皮扔在床鋪底下。”

九福婆一震,眯眼俯視床底,果然有堆桔皮。她抓起桔皮,細看一陣,皮筋還潮,可見棄之不久。頓時,她臉色刷白,皮肉痙攣,默住了。

小歲嚇得亂搖外婆。

九福婆緩緩醒來,兩腿一松,跌坐在床沿上,嘶聲大哭:“……一吃就是三個桔子啊……老頭子啊,我不在你身邊,你受苦啦……再熬幾年吧,我就來,你等着我啊……”

怎么不問問你自己有沒有?”

小爽想了想:“沒有,沒有。”

問題懸而不明,全家不得安寧。一頓豐盛的家宴,歡歡喜喜開始,卻冷冷清清告終。

飯後收拾完畢,小爽叫妻子帶兒子出去玩。然後,他走到父親身邊,問:“爸爸,您今天怎么啦?”

老爽兩眼直勾勾瞪着,不吭一聲。

小爽又問:“您老人家為什麼不高興嘛?”

老爽說:“問你自己。”

“問我?”小爽一愣,低頭一想,又搖頭一笑:“嘿嘿,我不清楚。”

老爽狠狠瞪了兒子一眼。

小爽急了,哭喪着臉說:“爸爸,您說呀,兒子到底有哪些對不起您的地方嘛?”

“說!說!說!”老爽猛然站起來,伸臂直指兒子:“你小子,你,你,你留着櫃子里的名酒自己享受,用那些三等白干來灌你老子,你這小子……”語音剛落,“啪!”老爽揮手朝兒子臉上甩了一記響亮的耳光。

作者簡介



冰凌,本名姜衛民,旅美幽默小說家。祖籍江蘇海門。1956 年生於上海,1965 年隨家遷往福州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。曾任《法制瞭望》雜誌編輯部主任。1994 年旅居美國。現任全美國作家聯誼會會長、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、紐約商務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、國際作家書局總編輯、《紐約商務》雜誌社社長、《文化中華》雜誌社社長、《國際美術》雜誌社社長、海外華文媒體協會榮譽主席、杭州冰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福州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、兼職教授、福建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、河北美術學院終身教授、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、陽光學院客座教授等。1972 年開始小說創作,主要從事幽默小說創作與研究,出版《冰凌幽默小說選》《冰凌自選集》《冰凌幽默藝術論》《冰凌文集》等著作。

社長:冰凌
總編輯:欣聞
副總編輯:白玥 程挺松



夏小爽自己打了個食品躺櫃。
木料是五顏六色、七拼八湊的,但深漆一塗,遮去雜色,光亮可鑒。櫃里漆上淡天藍色,兩塊五厘厚玻璃往兩條活動溝槽里前後一豎,里面擺物一一可見。

一套潔白如玉的景德鎮茶具,兩個深棕色玻璃糖缸,四個高腳酒杯,一聽茶葉罐。靠最里邊,依次擺着三瓶名酒:一瓶貴州茅台,一瓶山西汾酒,一瓶國產金獎白蘭地。

但是,這三瓶酒名不副實,酒瓶是真的,里面所裝的卻是茶和水。茅台白瓷酒瓶是小爽花三毛錢,從一個地攤上買來的,裝潢古雅,商標封條,完好無損,里面灌滿水,往櫃里一擺,依然顯示出名酒之冠的絕對氣勢。汾酒是小爽同事送的,因為小爽幫他勉強及格兒子從一般中學“活動”進重點中學,故以名酒贈謝。汾酒清香綿軟,回味生津,令小爽難以收杯,三天後便喝盡,只剩下個空瓶。平心而論,汾酒瓶實在不怎么樣,透明玻璃瓶,與一般酒瓶大同小異。但小爽認為,汾酒歷史長,名氣大,牌子響,曾被人推崇為“液體寶石”,酒如此,裝酒的瓶理應享有些名氣,如名人的衣褲鞋帽總要送進博物館一樣。空酒瓶被他灌滿水,重新封蓋,擺進櫃里。金獎白蘭地是小爽妻子珊珊單位年終發的,珊珊滴酒不沾,這酒自然由小爽喝,也是三天,酒盡瓶空。這酒瓶瓶頸瘦長,造型別致,富有洋態,是不可多得的酒瓶。小爽酒後茶余,乘剔牙工夫,往瓶里灌飽了剩餘茶水,封蓋入櫃。

這三瓶“名酒”一擺,增添了躺櫃的光彩,也常令貪杯而不明真相者駐足留步,這么狠看幾眼。

這天,小爽的父親老爽從外地來探望兒子,一進門,坐入沙發,立刻注目狠看,久久不移。小孫子斤斤搖了搖爺爺的膝蓋腿:“爺爺看什麼啊?”

老爽驚醒,一把抱住孫子,用滿是鬍子的嘴朝孫子嫩白的臉蛋上猛扎了一口:“爺爺沒看什麼,沒看什麼。爺爺看看這矮櫃子,有意思……”

老爽滿面生光,精神格外飽滿,抱着孫子,沒完沒了地逗樂。

廚房里,小爽夫婦忙得不亦樂乎。父親的到來,兒子兒媳是非常高興。大清早,夫婦倆本着“數量少而品種多”的採購精神,兵分兩路,買回許多食物,肉魚禽蛋,應有皆有,準備好好孝敬父親大人,報答養育之恩。珊珊忙着下手活,擇洗切剝。小爽腰系圍巾,一絲不苟地對照菜單,配方調料,掌勺炒菜。

中午,珊珊挪好桌椅,擺上碗筷。小爽端菜